



礦工之燈

雅洛斯拉夫·斯勉略可夫著

礦 工 之 燈

雅洛斯拉夫·斯勉略可夫著

林 耘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五 · 上 海

內 容 提 要

這是一首以蘇維埃時代礦工生活爲主題的長詩。描寫青年礦工共青團員米哈依爾·庫士聶超人的成長過程，以及採煤機的誕生、使用經過。它歌頌年青一代礦工的幸福生活，同時也描述了他們的父親和祖父在沙皇殘酷統治下度過的陰暗的一生。全詩充滿了蘇聯礦工高漲的勞動熱忱，以及關懷全世界各地工人的國際主義精神。

ЯРОСЛАВ СМЕЛЯКОВ

ЛАМПА ШАХТЕРА

根據 Новый мир 1949年2月號譯出

礦 工 之 燈

雅洛斯拉夫·斯勉略可夫著

林 耘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永盛協印務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886

開本 787×1092 紙 1/32 印張 1 3/4 字數 24,000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2,900 定價(€) 0.17 元

目 次

一	金色的火光·····	1
二	父親們和祖父們·····	6
三	機器·····	10
四	在共青團宿舍裏·····	14
五	突擊隊敵部·····	22
六	會見·····	29
七	第三班·····	33
八	共青團員站在礦坑裏·····	35
九	向莫斯科報告·····	39
一〇	在兄弟們的墓旁·····	42
一一	尾聲·····	49

一 金色的火光

午夜的天空
閃耀着星星。
村蘇維埃中
坐着值班人。

電燈的亮光，
像流動的琥珀一樣。
一本撕過的日曆
牢牢地釘在牆上。

值班人把它
撕下一張——
大地和礦山上
昇起了太陽……

……大地和礦山上

昇起了太陽。

米哈依爾·庫士聶超夫
走向工場。

他的衣襟上
佩着共青團的徽章，
一盞礦工用的燈
提在他粗壯的手上。

這盞永明燈
是玻璃和金屬做成——
父親臨終的時候
把它傳給了兒子。

他訓誡兒子
要帶着這盞燈
踏着崎嶇的道路
直到共產主義的山頂。

要活着，要達到
共產主義的高峯，
並在它上面照耀

礦工之燈。

青年帶着
父親的遺物——
這盞親愛的小燈
向五年計劃前進，

而海外有個國家，
銅鼓咚咚敲，
麥克風哇哇叫，
正操練着士兵。

不共戴天的仇敵
從那些城鎮
集合起來
向勞動人民進軍：

“把這燈摔爛，
把這火熄滅，
把這礦工的兒子
絞死在監獄裏。”

但是礦工的生命
好像神話中的寶貝，
有團隊佑護，
有空軍保衛。

十六個加盟共和國
都關懷着他，
彷彿十六個姊妹
關心自己的小兄弟。

並且，在白霧茫茫的
海外，他還有——
幾百萬個戰友——
對付幾十個仇敵。

巴黎的勞動者，
馬德里的地下工作者，
望着這盞燈的火光，
懷着莫大的喜愛。

印度尼西亞日惹的僱農，
意大利的礦工，

和不列顛的挖煤工，
都來保護它的光輝。

米哈依爾·庫士聶超夫
站在高山頂上，
爲紀念我們的父輩
急忙把燈兒點亮。

安全的玻璃罩下，
閃耀着金色的火光。
招展吧，紅色的小旗——
共青團員的徽章！

二 父親們和祖父們

旱災焙燒着
貧瘠的莊田，
尼卡諾·庫士聶超夫
把兒子們叫到面前：

“各人碰各人的運氣去吧，
親愛的孩子們，
朝三個方向，
投奔三個地方。

咱們老兩口，
將三年不睡：
白天黑夜
等你們回來……”

秋季的天空

烏雲飄，
三兄弟找幸福
各自上了道。

老大邁步就走，
穿過光禿禿的白楊，
夜間枕着個背囊，
宿在客店的板牀。

老二心裏思量：
“生活的道路長又長，——
我權且投奔磨房，
賣賣氣力再講。”

老三一路走來——
一路把革命的歌謠唱，
他要找幸福，
一走走到了煤礦。

拖着沉重的脚步，
逝去了不少時光。
老大回到了

親愛的故鄉。

他帶回家裏
三件好玩意：
一隻空空的背囊
搭在僵僵的背上。

一件粗麻紗的破褂子
披在瘦骨嶙嶙的肩膀，
還有一股兇惡的怨恨
在飢餓的眼睛裏隱藏。

老大歸來之後，
老二也走進了客堂。
磨坊老闆把他
折磨得不像人樣。

他已不能耕田，
也不能收割莊稼，
傷了力，喘着氣
躺在牀上。

在破爛的屋簷下，
一家人都很憂傷。
老尼卡諾默默不語，
兩個兒子也一聲不響。

正巧這時候，
小兒子碰上了憲兵，
被抓進了一輛三匹馬的馬車，
解往彼得堡的法庭。

三 機 器

計算器滴滴答答，
鋼筆尖悉悉索索，
在機器的生日，
在設計處。

一羣疲倦了的設計員，
彎身在搖籃上，
他們的搖籃——
就是製圖板。

女打字員忘了休息，
也不瞌睡。
部長室中
電話叮鈴鈴催。

卓間裏

工友們

黑夜白天不休息，

給機器穿上鐵衣。

技師裝配着，

鐵匠捶打着，

就這樣造成了

它完整的模樣。

朝霞照耀在

礦山的場地上，

工程師們集合在

新的機器身旁。

老礦工們

吸着自種的旱煙，

瞅着機器，

默默地端詳。

共青團員們

圍着它，

議論紛紛，

彷彿幸福落到了自己身上。

我們礦山裏，
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機器：
有鋼的牙齒，
在鋼的挖掘機裏。

它幹起活來怎麼樣？
挖下煤，又將煤撒場，——
你的鋤，你的鋤，
可比得上？

該收拾起鋤和鋤，
滾它們的蛋吧，
從地底下的礦坑，
到博物館的架子上。

白髮斑斑的管理員
已經在寡婦的紡車
和窮棒子的木犁中間，
給它們騰出了地方。

而礦工委員會
把這架人民的機器，
交給你——
米哈依爾·庫士聶超夫的手上。